

世界名画欣赏

SHI JIE MING HUA XIN SHANG · 9 ·



目 录(第九辑)

哥伦布发现美洲	〔西班牙〕	达 利	(封面)
吸烟者	〔佛兰德斯〕	勃鲁威尔	(1)
望 月	〔德 国〕	弗里德里希	(2)
泉	〔法 国〕	安格尔	(3)
自由引导人民	〔法 国〕	德拉克洛瓦	(4)
雨·蒸气·速度	〔英 国〕	透 纳	(5)
一杯啤酒	〔法 国〕	马 奈	(6)
南方的瓜果	〔法 国〕	雷诺阿	(7)
舞女玛塞尔·兰德	〔法 国〕	土鲁斯-劳特累克	(8)
坎特的小径	〔法 国〕	勃纳尔	(9)
雅斯米-艾尔万夫人像	〔荷 兰〕	范·东根	(10)
蓝色的春天	〔苏 联〕	巴克雪叶夫	(11)
绿衣维拉	〔法 国〕	夏加尔	(12)

吸烟者(约 1630)

油画 (41×32 cm)

〔佛兰德斯〕 勃鲁威尔(Adriaen Brouwer, 1605 / 6—38)

十七世纪初,烟酒在欧洲极为盛行,人们把吸烟的人称之为“烟鬼”。

勃鲁威尔时常出没于小酒馆,对那些狂抽滥饮的人的心理状态和面部表情,有着深刻的感受,画过很多烟酒爱好者的作品。有在令人厌恶的烟雾腾腾的室内吸烟喝酒的参加庆典的人,有的是正在抽着几口烟而陷入沉醉状态的老饕。这里见到的就是一个过着烟瘾的老“烟鬼”,正玩味着口中的浓烟,在吞云吐雾中得到身心的满足。勃鲁威尔无所避讳地忠实描绘生活中佛兰德斯下层人民的现实生活,以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人物变了形的脸,着重描绘布满血丝睁大的圆眼,把一个对于烟酒有着无限神往的吸烟者的满腔热忱,神形毕肖地刻划了出来。

勃鲁威尔一生流浪漂泊,他辗转来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后来又到达哈雷姆,结识了著名画家弗朗斯·哈尔斯,这对勃鲁威尔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二十年代末,年轻的伦勃朗的绘画艺术,尤其在明暗处理和利用光线的效果表现上,给予勃鲁威尔以很大的启迪。他生涯的最后七、八年是他艺术的鼎盛时期,《吸烟者》就是作于这时期的一幅小品,这传神之作,据说就是画家本人的自我写照。鲁本斯赞誉他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天才。

杨学昭



望月(约1830—1835)

油画

〔德国〕 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

陡峭的山坡、倾斜的枯树和曲折的小道、淡淡的下弦月在苍穹下冉冉升起,弥漫着暗淡朦胧的霞光。于大片浓重的阴影中,人与森林、山坡构成了剪影似的形象。正如弗里德里希大多数作品那样,人物总是浸沾在景色之中。一对老人在广袤无垠的大自然中沐浴着清冷的月光,据说这就是画家和他的妻子。

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一幅代表性佳作。画面充满了象征的意象,在这样昏沉、暗滞的以绿、棕和橙黄色的近乎单色的色调中,不可抗拒地将人们裹进暮色与日出的哀歌般的气氛中。画家在这里抒发了深沉的忧郁。这种把自然现象当作幻影处理,反映了他对时代现状的徬徨,也流露了他对人生悠忽即逝的感伤。整个画面用笔干燥平滑,设色阴冷浓冽、细腻、朴实无华,凝聚着一股含蓄的激情,并以象征性的景物情感的想象取代宗教性的寓意和神话题材,使他与古典主义分道扬镳,而又不同于绘声绘色的法国浪漫主义。

由于弗里德里希的艺术语言叙述因素多于表现,长期以来被斥为文学画家。实际上他在色彩上非常有造就,并对于欧洲绘画的革新起了异乎寻常的贡献。人们能够从北欧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里,找到这位大师往昔的痕迹。

沈润棠



泉(1820—56)

油画 (164×82 cm)

〔法国〕 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

《泉》是安格尔晚年的精心巨作，大师耗了数十年心血反复推敲琢磨，终于在七十六岁高龄之际完成这件杰作。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一位神情端庄、体态匀称的少女。她全身裸露着，双手扶着一个置在肩上的水罐，清澈的甘露通过她手指的缝隙分成三支，宛若银丝一般往下流淌。她站在森林深处，犹如林中仙子，洁白如玉、天真无邪……仿佛是清泉的升华。晶莹的形象似乎使时间与空间都凝聚起来了。

《泉》一扫新古典主义作品中女人体柔弱甜美的格调而具有古希腊女雕像的神韵。无论在构图上对女人体的突出强调，人物的姿势以及画面上大量垂直线的运用，均显示了画家的匠心。安格尔对音乐修养精深，又潜心研究希腊瓶画与拉斐尔艺术，这使他在线条的运用上具有强烈而又丰富的韵律感，加以格调典雅和单纯的色彩都为《泉》增添了光彩。

以女性裸体的形象，表达美的理想与观念，在西方美术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安格尔继承了这一传统，把其对女性人体美热情礼赞的心境与对往昔古典美术精髓与某些格式的吸收借鉴融会在一起，塑造了这个唤起人们美好感受的、洋溢着清新纯洁气息的美丽造型。

作为一代宗师，安格尔激起过广泛的争议，但他在女人体画等方面的成就，则是举世公认的。《泉》严整而不僵板，单纯而不空泛，优美而不轻浮的艺术效果就是一个佐证。

阳 英



自由引导人民(1830)

油画 (259×325 cm)

(法国) 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

这幅画又称《七月二十八日》，它歌颂了一八三〇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并热情地讴歌了巴黎市民抗暴政争自由，浴血奋战了三天三夜(27—28—29)，推翻波旁王朝的历史事件。

“我正在绘制一幅现代性主题的作品，画的是街垒……虽说我没为祖国打倒敌人，但至今我能够为祖国把这幅作品画好。”这是画家于十月十八日写给他做将军的哥哥的信中说到的。同年十二月六日在给友人基马尔代的信里又谈及“我已基本完成了这幅画……”。可见德拉克洛瓦是以火一般的热情来创作的。时年仅三十二岁。

据作家大仲马的记述：他(指德拉克洛瓦)那时也与朋友一起参加了义勇军，亲自目睹巴黎沉沦在硝烟弥漫中，圣母院的上空飘扬着三色旗，人民在战斗，阿鲁库尔桥边血流成河，义勇军踏着战友的尸体前仆后继。画幅中德拉克洛瓦采用了寓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有力度感的自由女神，她手执毛瑟枪，高举三色旗站在街垒上，巨人般地占据着画幅的中央。这种戏剧化的造型、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使整个画幅为之生辉。人们原以为画中戴大礼帽的男子是画家本人，然而巴拉哈美术馆里所藏的《维奥的肖像》与此人酷肖，由是证实了传说的谬误。画家谦逊地只在画幅右部中间的木障上署上“Eug. Delacroix, 1830”的签名和年记。而右方手持两把手枪的少年，人们由此形象可以窥见三十年后维克多·雨果作品中出现的伽弗洛什型的人物。

的确，当这巨作在一八三一年的秋季沙龙展出时，由于感人的艺术魅力、磅礴的气概哄动了巴黎。评论家基斯泰伏·布朗修断言：“……他选择了我们目击的真实情景作主题。……它的成功把一切都正当化了……”由于它是一幅煽动革命的画又是人们共睹的历史事件，政府只好把它买下来，取走了。直到一八七四年法兰西出现第三共和的时代，《自由引导人民》才回到卢佛尔博物馆再度展出在人民的面前。

陆宗铎



雨·蒸气·速度(1844)

油画 (89×122 cm)

〔英国〕 透 纳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

大雨滂沱, 一列最原始的火车在原野里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奔驰。

蒸气和风雨交融, 朦朦胧胧到处是光的闪烁, 到处是色彩的跳跃; 是黄与紫的抗争, 是红与橙的和谐……在混沌的世界中奏出了工业革命后新时代的凯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正是英国铁路的草创时期, 火车是时代科学昌明的象征。以这作画题的《雨·蒸气·速度》在一八四四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时,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在一片惊讶声中不无抵毁之辞, 而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罗斯金则赞誉它是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感觉的现实主义”。奔驰的列车, 只能给人留下稍纵即逝, 模糊不清的印象。据某位研究者对原作进行仔细观察后说: 车头前似乎可看到一只疾跑着的白兔。兔子当然是比喻为“速度”的象征。

作为风景画家的透纳, 他的杰出成就表现在对光与色的理解和运用上。他研究过威尼斯和荷兰画派风景画的艺术并受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绘画的传统影响。但! 面对英国那种雾气弥漫的自然风光, 他认为需要用一种新的绘画言语来表现——融水彩和油画的技法特点, 表现出轮廓朦胧、隐约飘惚的光、色变幻而别具诗趣。

所以, 有人把透纳誉之为真正的“印象派之父”。

张少侠



一杯啤酒(1873)

油画 (94×83 cm)

〔法国〕 马 奈(Edouard Manet, 1832—1883)

画幅里,由光与色构成了典雅而淳朴的氛围,版画家弥尔·贝洛歪戴呢帽,口衔烟斗,在深色背景的衬托下吐着袅袅烟圈。红润的颜脸长满了络腮胡子,配着一身朴实无华的便服,显得落落大方。他又开衣襟,大腹便便地端坐着,笑容可掬地握着一杯啤酒……这是马奈旅行西班牙和荷兰后制作的一幅肖像画,看得出画风颇受到哈尔斯(Frans Hals)的影响。尽管画中充溢着浓郁的古风,但由于高度的写实技巧和突出的直观感受,使形象依然奕奕生辉。

这种无情节的画面更突出了绘画造型的特点,它没有繁文缛节的描绘,吸引人的只有造型的新颖和表现手法的单纯和真切。马奈孜孜以求地探索着视觉的可信表现,以期在画幅中使形象达到既精炼又响亮的效果,并使所有的造型能在构图、色彩、光和笔触间一览无遗。为达到这种效果,他常常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几十遍,经常还为了画中所表现的未尽达意而推倒重来。据史料记载,这幅《一杯啤酒》就曾前前后后画了六十次以上,才在轻柔流畅又生机勃勃的气氛中把这位不拘小节、壮硕、脾气又好的贝洛的亲切神态塑造得维妙维肖。

“画家要以炽烈的心去感知,就象学游泳的人必须跳进水中去的一样”,这是评论家对马奈捕捉形象并将情绪直接诠释于对象所作的评述。人们透过画幅,隐约会感到有一双凝视着对象的眼睛——这就是画家的眼睛。马奈所努力捕捉的“形象的真实”加以爽利的笔触达到华美的直观感觉,都使笔下的形象倍感亲切。马奈造型中最美之处也就在这里!正如左拉所称颂的,“马奈的绘画是用独特而富有人情的语言写成的翔实的记述”。

黄启荣



南方的瓜果(1881)

油画 (50×68 cm)

〔法国〕 雷诺阿(Pierre Auguste Renoir, 1841—1919)

由青、紫、红、黄、绿诸色构成的瓜果在白台布的反衬中相互映照,艳丽的红色调支配着整个画面,并在绿叶、紫茄和石榴间不断显露。整个画面光彩夺目,形成一种极为富丽而雅致的意境。

画面上,尽管只是一盘瓜果,而在画家的笔下却充满着春光明媚的气息。主题是由画幅的左边向右面展开,两端的红椒顺着红色调在画面上几乎构成一个二等边的三角形,而青紫、黄绿等色却偏集在构图的另一边辉映成趣,更显得典雅、秀丽而丰盛,并带有装饰的抒情味。各种瓜果的形体,由球形、蛋形,连同着叶子细长的椭圆形顺着盘子的边沿在背景中点缀得姿态万千。这一切似乎都是信手得来天趣自然,表现着极高的形式美感。

以蔬菜作为画题,在雷诺阿的作品中并不多见,依然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憧憬。这一幅作于旅行期间的《南方的瓜果》,画幅中那充溢着艳丽的红色,兴许就是由于受到庞培古壁画里红色调的感应而作的尝试吧?于是典雅而明亮的红色调就成了这幅静物画的主题。

黄 禾



舞女玛塞尔·兰德(1897)

油画 (145×150 cm)

〔法国〕 土鲁斯-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

—1901)

以舞女作题材是劳特累克绘画艺术的一大特点,他尤喜捕捉人们在一瞬间的表情。

画面上以跳着西班牙包列罗舞的兰德为中心。她那黑色的上衣、金色的头发,配着白晰的肤色和翻卷着的粉红裙子中那条充满情感的穿着黑袜子的腿尤为突出,使整个画面达到了诗的意境。画家抓住了她热情忘我的一瞬间,配以其他作衬托的舞伴,描绘了歌台舞榭的华丽和跃动的色彩。加上音乐和罗唆声中由下而上照射的灯光,使得演员的脸部结构异样分明,灯影晃动,兰德诙谐活泼的面容如同化装舞会上的假脸一般。

耀眼的灯光,眨眼的微笑……透过喧嚣的舞台和华丽的衣裙,隐存在后面的却是无限悲哀。所以评论家称劳特累克是“以一种取笑与悲叹之混合,幽默夹杂着热情来描写主题的”。

这幅杰作,是劳特累克创作盛期的作品。画家对于玛塞尔·兰德优美的舞姿极为赞赏,每当她演出时,总是坐在同一座位上把最富特色的舞姿速写下来,最后综合成《契尔彼里克》一画。

平面的空间里,跃动的色块,逸笔草草、挥洒而就,这种“不完整性”是在传统基础上并汲取了日本浮世绘的特色发展起来而自成一格,这成为劳特累克造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陆 明